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米嘉之恋

· 蒲宁卷 ·

【俄罗斯】I. 蒲宁◎著 王虹霓◎译

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米嘉之恋

· 蒲宁卷 ·

【俄罗斯】I. 蒲宁◎著 王虹霓◎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嘉之恋 / (俄罗斯)蒲宁著;王虹霓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33-0999-8

I. ①米… II. ①蒲…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②短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6259 号

米嘉之恋

(俄) I. 蒲宁 著 王虹霓 译

责任编辑:董令生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2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一版 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999-8

定 价:30.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米嘉之恋 / 1

乡村 / 63



米嘉之恋

Mitya's Love

3月9日是米嘉在莫斯科最后一个幸福的日子，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同卡佳沿着特维尔斯科大道漫步，冬天仿佛突然让位给了春天，春日的阳光已然有了一丝暖意，似乎云雀真的已经归来，带来温暖和欢乐。到处都湿漉漉的，冰雪融化，银光闪闪。屋檐上全在滴着雪水，扫院子的把人行道上的冰铲掉，把屋顶上湿润厚重的积雪扫下来，大街小巷熙熙攘攘，一派生机。高高的浮云慢慢散去，化作几缕轻盈的白烟，消失在温润的蓝天中。远处伫立着做沉思状的普希金雕像，和蔼亲切，那座耶稣蒙难的修道院的圆顶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卡佳是那样的美丽迷人，无与伦比，一副天真烂漫、亲近可人的样子，不断以孩童般的信赖挽着米嘉的手臂，

望着他的脸，他幸福得几乎有些不知所措，步子迈得很大，使她好不容易才赶上。

快走到普希金雕像跟前时，她突然说：“你咧嘴大笑的时候，像小孩子一样腼腆，真是太有趣、太可爱了……你可别难过——我正是因为这笑容才爱上你的……这笑容，还有你那拜占庭式的眼睛。”

这番话既使米嘉暗暗高兴，也让他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但他尽量不让这种心情流露出来，也不再咧开嘴笑。此刻，普希金雕像已经高耸在他俩面前，米嘉一边望着塑像，一边亲切地回答：“在孩子气这一点上，我认为咱俩差距不是很大。但是说我像拜占庭人，这种差距就跟你像中国皇太后一样。你们啊，都为拜占庭和文艺复兴着了魔，发了疯……我不懂你们的母亲是怎么当母亲的！”

“怎么，换了你，难不成要把我锁在阁楼里？”卡佳问道。

“不，不关在阁楼里，要是我就不许这些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和戏剧学院的未来之星踏出门槛一步。”米嘉说道，并尽力使自己的口吻平心静气，友好随意。“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布克维斯基已经邀你去斯特列尔娜的酒吧吃晚饭，而叶戈洛夫也请求给你塑裸体雕像，塑成一个永远消逝的海浪模样——给你如此殊荣，想必你都乐得合不拢嘴啦！”

“哪怕是为了你，我也绝不会放弃艺术，绝对不会。”卡佳说，“也许我是个堕落的女人，就像你常常说我那样，”她接着说道，虽然米嘉从没这样说过，“也许我是个堕落的女人，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只好迁就我了。好啦，我不想再争论了，你也别吃醋了——至少是现在，在这么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你怎么就不明白，不管怎么样，你总是比别人要好。”卡佳望着米嘉的眼睛，声音温柔而坚定，露出一副含情脉脉的表情，若有所思地娓娓道来，“我俩已偷偷地立下誓言，戒指将心与心紧紧相连。”

她最后的那句话和这两首诗深深地刺痛了米嘉。总的来说，即使在今

天这种卿卿我我的日子里，也有许多事让他痛苦和不快。像是孩子气般羞涩这样的玩笑话就令他不快。类似的玩笑话卡佳以前讲了很多，而且不是随便讲讲的：在某些方面，卡佳经常显得比他老练，常常——并非故意的，而是完全自然而然的——炫耀自己比他优越许多，于是他便痛苦地认为卡佳已经有许多隐秘和风韵的经历。令他不快的还有那句“不管怎样”（不管怎么样，你总是比别人要好），好像说话时她突然降低了声音。极其令他不快的是那首诗，和她读诗时的语调，正是这两者最容易使他想起把卡佳从他身边夺走的艺术界，因此总是激起他的嫉妒和愤怒。然而在3月9日这幸福的一天里，他比平日更容易忍耐。后来，当他回忆起这一天时，感觉这是他在莫斯科最后一个幸福的日子。

那天，卡佳在库兹奈特斯基·莫斯特的兹麦尔曼公司买了几本斯克里亚宾的乐谱，回来的路上，她开始谈论米嘉的母亲，笑呵呵地说：“虽然我们还没见面，但你不知道我有多怕她。”

两人自相恋以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从没有谈论过彼此的未来，也从没有谈及他们的爱情将有怎样的归宿。可是突然间，卡佳开始谈论他的母亲了，好像毫无疑问：米嘉的妈妈是她未来的婆婆。

2

这天以后，一切都跟往常一样，米嘉依旧陪着卡佳去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戏剧学校，出席音乐会、文学晚会，有时在吉斯洛夫卡街她的家里一直待到半夜两点钟，好好利用他母亲给他的令人惊异的自由。米嘉的母亲长着一头亮红色的头发，嗜好吸烟，总是搽着胭脂，是个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的女人。很早以前，她就跟丈夫分了居，那人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卡佳也时常跑到莫尔恰诺夫卡大学的学生公寓里找米嘉。他们的幽会总是在深沉的、陶醉的热吻中度过。然而米嘉却固执地认为，一些可怕的事情已经

发生了，也就是说卡佳身上发生了某些变化。

一切都转瞬即逝，当时他俩刚刚邂逅、相知，便觉得世界上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坐下来与对方交谈（有时甚至从早聊到晚），米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已经进入了童年和青年时期便翘首以盼的那种虚幻的爱情世界。十二月是个天寒地冻的月份，每一天，莫斯科都是浓霜笼罩、昏昏沉沉，红日也黯淡了光彩。来到一月份和二月份，米嘉的爱情像旋风般热烈，小小的幸福似乎已经来临，至少眼看就要来临。但是即使在那时，也有些东西开始包围毒化这幸福，而且越来越频繁。即使在那时，他也感到似乎存在着两个卡佳：一个是他一见如故、执着爱恋、片刻不离的卡佳，另一个则是真实、平凡的卡佳，与第一个格格不入，相距甚远，这使他非常苦恼。然而他当初的苦恼跟现在的苦恼也是截然不同的。

一切都能够解释得清楚。春天来了，女人们有许多事要操心，选购衣料，订制春装，没完没了地挑来挑去。卡佳常常要跟母亲一起去裁缝铺，另外，她就读的那家私立戏剧学校马上就要考试了。因此她心神困扰，心不在焉也是自然的事情。米嘉时不时地以此来安慰自己，但这种安慰却无济于事；他那颗多疑的心在跟他对抗，以更强的力量证明了一件越来越明显的事情：卡佳的内心对他日益疏远，因此他的猜疑心和嫉妒心也越来越重。戏剧学院的校长对卡佳充满溢美之词，她忍不住把这些赞美的话语说给米嘉听。校长跟她说：“哦，亲爱的，你是学校的骄傲。”（他管所有的学生都叫“亲爱的”）而且除了日常的课程外，自斋戒节以后，他还向卡佳单独授课，以使她能在期末考试时取得优异的成绩，名扬四方。可大家都知道，这校长是个玩弄女生的淫魔，每年夏天都要带上一名女生出国，到芬兰或是高加索。因此，米嘉意识到，校长已经打定了卡佳的主意。当然，这事不能怪卡佳，但是她也大概察觉到了校长的意欲，因此已经等同与那人发生了隐秘的淫乱关系。再加上米嘉已经心知肚明，卡佳对他的情意越发冷漠，于是这个想法更使他心如刀割。

总之，他觉得有什么东西诱惑着卡佳将他离弃。他一想到那个校长心里就不安，但是，校长又算得了什么！米嘉觉得，有一种新的、更强大的力量，抑或其他的兴趣统治了卡佳的爱。至于对谁，对什么有兴趣，米嘉也不知道。总之，他对所有人，所有事都心生醋意。而最使他妒火中烧的则是他确信，卡佳背着 he 私下里迷恋上的那一切。他觉得卡佳无可抗拒地从自己身边被人拽了去，很可能是做那些令他想想都感到害怕的事。

有一回，卡佳当着母亲的面，半开玩笑地说：“你呀米嘉，总是用《治家格言》的标准来看待女人，你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奥赛罗。如果真是这样，我说什么也不会爱上你，更不会嫁给你！”

母亲不同意：“我难以想象爱情可以缺少嫉妒，没有嫉妒，也就没有爱情。”

“不，妈妈，”卡佳说，她向来喜欢拾人牙慧，“嫉妒是对爱人的不尊重……‘如果不信任我，就别爱我’。”她说道，眼睛故意不看米嘉。

“可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嫉妒就是爱情。”母亲反驳说，“我甚至在哪儿见过这句话——有篇文章对这一点阐述得十分透彻。甚至还引用了《圣经》上的例子，说上帝本人都会嫉妒、报复……”

至于说米嘉的爱情，现在几乎已完完全全只剩嫉妒了。而且，他自己也觉得，这种嫉妒绝非寻常的吃吃醋，而是有些扭曲了。虽然，他和卡佳还没跨越男女之间最后的那道界限，但只要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那一点之外，已经无所不至。每到这种时候，卡佳的激情都会比以前更加热烈。而现在，连这种热烈的激情在他看来也是可疑的，毛骨悚然的。构成他嫉妒的所有感觉都是可怕的，其中最令他可怕的感觉，米嘉认不出，看不清，弄不懂。这其实源于激情的流露：每当米嘉和卡佳卿卿我我的时候，他们的爱情是那样的纯洁、甜蜜、美好、神圣。但每当米嘉想到卡佳和另一个男人可能在一起偷情的时候，就会立即觉得这种激情的流露不但丑陋得难以言表，而且是有悖人性的。这时，卡佳就会激起他强烈的厌恶。

他和卡佳所做的一切都是纯洁神圣的，像天堂般美妙。但是当他想到另一人取代了自己的位置，那么所有的美好瞬间便无影无踪，变成某种不知廉耻的东西，使他恨不得把卡佳掐死——是掐死她，而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情敌。

3

在斋戒节的第六个礼拜，卡佳应试的日子终于到了。那一天仿佛证实了米嘉所有的忧虑和所有痛苦的猜疑。

那天，卡佳瞅都没瞅米嘉一眼，跟他像是全然的陌生人，她变成了一枝交际花。

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穿着一身白纱，好似新娘一般，她的激动使她更加风情万种。她赢得了热烈、亲昵的掌声，而那个校长，一个孤芳自赏的演员，长着一双忧郁、猥琐的眼睛，偶尔做些点评以炫耀他的骄傲。他坐在第一排，悄悄地给卡佳一点儿提示，可是那声音全场都听得一清二楚，让人受不了。

“少点台词腔，”他心平气和，一本正经，不容分说地讲道，好像卡佳是他的私有财产，“不要表演，要体验、感受。”他一字一句地说。

这话实在叫人受不了，卡佳的表演也叫人难以忍受，尽管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卡佳脸上燃烧着红晕，有时嗓子走音，呼吸急促——所有的这些都增加了她的魅力。但是她的朗诵俗不可耐，唱歌般的腔调也十分鄙俗，每个声音里面都包含着虚假和愚蠢，然而在米嘉所蔑视的艺术界，这却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卡佳已然沉浸其中，难以自拔。她以一种慵懒的情绪朗诵，摆出一副难以排遣的怀春之恋。那种毫无必要的祈求的神情，显得过于急迫。米嘉为她尴尬得不知眼神往哪里躲才好。世界上最可怕的莫过于天使般的纯洁同风骚的结合。而她充满红晕的小脸蛋，她白色的鞋子和白

色的连衣裙（现在显得小了些，因为舞台上的人都仰起头来看她），以及白色的丝袜裹住的双腿，像天使般纯洁。“女郎在唱诗班献唱圣歌。”卡佳用极其天真的声调朗诵着，诗中的那个女郎像天使般无邪。此时，米嘉强烈地感觉到当他站在人群中，面对自己所爱的人时，他同卡佳的亲密。然而，他又对她怀着仇恨和敌意。当想起卡佳是属于他的，就感到骄傲得意，可是他又心如刀绞：“不，她已经不再属于他了……”

考试过后，又迎来了幸福的日子。可是米嘉不再像以前那样轻信这是幸福。卡佳回想着那次考试，说道：“你真傻，难道你没有感觉到，我读得那么好，都是为了你一个人吗？”

但是米嘉却无法忘记卡佳应试那会儿他心中的感受，也难以承认早已把这些感受抛到脑后。卡佳似乎察觉了他心里的想法，在一次争执的时候大声向他责问：“我不明白，既然你觉得我这么令人厌恶，为什么还要爱我！你到底想要我的什么呢？”

可是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爱她，不过他感觉到，因为卡佳，因为这沉重的爱，因为这不断积聚的力量，由于对爱情越来越苛刻的要求，在他不断与某人、某事争风吃醋的时候，对卡佳的爱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与日俱增。

“你爱的只是我的肉体，而不是我的灵魂。”卡佳有回难过地说。同往常一样，这又是某个人在戏里的台词。虽然这话听上去陈腐浅薄，可是却触及了他怎么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爱她，也无法确切地说究竟要她什么……总的来说，爱情又意味着什么？无论是耳闻还是眼见，米嘉从没想过一个字就能最贴切地概括爱情的含义。无论在书本上还是生活中，似乎谈的不是全然超脱的爱，就是所谓的性欲和激情。可是他的爱情既不像前者，也不像后者，那么他从她身上感受到什么了呢？是超脱的爱情，还是情欲？当他解开卡佳衣衫上的纽扣，吻着她洁白精致的胸脯，吻着她不知羞耻袒露而出、顺从而又天真的胸脯时，是什么使他几乎昏厥，

是什么使他快乐得濒于死亡？是卡佳的肉体还是灵魂？

4

她的变化越来越大。

考试的成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一点。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

春天来临，卡佳似乎突然变成了一个温文尔雅、出入社交场合的年轻名媛。每当她乘着马车前来与他会面——如今他们乘马车，不再步行——放下面纱，穿过走廊，丝绸长裙沙沙作响时，米嘉总是为他公寓这条黑漆漆的走廊而感到羞愧。她对他总是十分温柔，但也总是姗姗来迟。总是找借口，说是要和妈妈去裁缝铺而缩短两人相聚的时间。

“现在女人最值得炫耀的就是她们的衣装！”她愉快地睁大亮得惊人的眼睛说道。她很清楚，米嘉不会相信她的话，但还是这么说了，因为如今他俩已经没什么话可讲了。如今在米嘉的公寓里，她几乎从不摘帽子，从不把手里的阳伞放下，她坐在他的床头，那被丝袜紧紧裹住的小腿诱惑得米嘉快发了疯。临走之前，总是说她今晚不在家——要去陪妈妈会客——总是要故意挑逗米嘉一番，以报答他那“愚蠢的担忧”，她用一种神秘的眼神朝房门瞧去，然后从床上滑下来，微微晃动着大腿，匆匆地耳语道：“快来吻我一下吧！”

5

四月底，米嘉终于打定主意离开莫斯科，回乡下去，好让自己休息休息。

他把自己和卡佳折磨得痛苦不堪。这种情况之所以越发难以忍受，是因为似乎根本没有必要这么痛苦：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卡佳

哪点对不起他了？有一回，卡佳忍无可忍，斩钉截铁地对他说：

“够了，你走吧，走吧！我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应该暂时分开，好弄清楚我们的关系。瞧你瘦得变了样，弄得妈妈断定你得了肺病。我再也受不了啦！”

米嘉回乡下去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使米嘉疑惑不解的是，虽说即将分离，而且心头的痛楚依然如故，可是他却觉得自己又成了一个幸福的人。刚一决定要走，过去的一切又出乎意料地回来了。因为他毕竟不愿相信，害得他日夜心神不宁的可怕事情已经发生。再说卡佳身上但凡有一丝异样，就足以让他再次认为卡佳已经变心。至于卡佳呢，又恢复到过去那样，对他言听计从，热烈地爱着他没有任何虚假可言（他那种嫉妒的本性，敏锐地、分毫不差地觉察到了这点），他又开始在她家待到半夜两点，两人又开始情话绵绵，而且离开的日子越近，就越觉得非要两地分离才“弄清楚关系”是毫无必要的、荒诞可笑的。有一回，卡佳甚至哭了——她从未哭过——这泪水顿时使他觉得卡佳是他最亲的亲人，一股强烈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他觉得对不起她。

卡佳的母亲6月初将去克里米亚度假，卡佳要在米斯霍尔与她会面，米嘉到时也去米斯霍尔。

米嘉继续做临行前的准备，当他在莫斯科走来走去，高兴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总觉得很奇怪，像喝醉酒似的昏昏沉沉，便了解他已重病在身。他感觉到一种病态的、醉态的痛苦和不幸，而同时又感到一种病态的幸福，卡佳对他又像以前那样亲密，那样关怀——她甚至陪他去买捆扎行李的皮带，好似他的未婚妻或是妻子。总之，一切又回到他俩当初相恋时的样子，米嘉为此而深深感动。周围的一切：房屋、街道、街上步行或乘车的人、春日多云的天气、尘土和雨水的气息、栅栏后和院子中开花白杨散发出的教堂般的香气，也都使他产生同样的感觉：既为离别而难过，又为夏天在克里米亚重逢而感到甜蜜。在克里米亚，什么都将妨碍不了他，

一切都将如愿以偿（虽说他并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什么）。

离别那天，普罗塔索夫前来道别。在中学高年级学生中和大学生中，往往可以碰到一些老练的青年，他们习惯用嘲讽的态度杞人忧天，样子仿佛比世上任何人年纪都大、经验都丰富。普罗塔索夫就是这种人，他是米嘉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米嘉唯一的挚交。尽管米嘉向来沉默不语，对其情史守口如瓶，可是普罗塔索夫却得知了他爱情的全部秘密。他看着米嘉捆绑箱子，发现米嘉的手在颤抖，不由得笑了，用睿智的话开导米嘉说：

“天啊，你们俩还是孩子，上帝保佑你们！”他说，“但是我亲爱的坦波夫省的维特，你应当明白，卡佳首先是个女人，一个典型的女人，对于这样的女人，连警察长也拿她没办法。作为一个男人，你竟然坐立不安，对她生儿育女的本能提出一系列崇高的要求，当然，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甚至是神圣的。尼采说得有道理，你的肉体，要高于理性，但是还有一点也是合乎规律的：在这条神圣的道路上，有人可能摔断脖子，遭致灭亡。毕竟在动物世界，有些动物按照规律，要为它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行为付出生命。然而这种规律未必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因此你更应该三思而后行。总之，用你的眼睛仔细观察，凡事不要操之过急。‘容克施密特，真的，夏天会回来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只恋卡佳一枝花。可是从你拼命捆扎箱子的样子来看，你并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卡佳这枝花你已经爱得死去活来，视作珍宝了。算了，原谅我对你的劝告，就当你从没听到过一样。愿圣尼古拉斯和他的所有门徒保你平安！”

普罗塔索夫与米嘉握手告别，之后，米嘉开始捆铺盖和枕头。他透过朝院子敞开的窗户，听到住对门的那个学声乐的大学生——他从早练到晚——先试了几嗓子，随后歌曲《阿斯拉族人》的旋律在屋中回荡。米嘉匆匆收紧皮带，胡乱地扣上扣子，抓起帽子，就去吉斯洛夫卡街向卡佳的母亲告辞，可脑际却一刻不停地回荡着大学生唱的那首歌的旋律和歌词，以致两眼望去，街道和行人都看不清了，他的头更加昏昏沉沉，比他在莫

斯科最后几个星期都要厉害。事实上，他真的有死到临头的感觉，要知道容克施密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准备开枪自杀的。但他想了想，死了就死了，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注意力又回到那首歌上，想象着“光芒四射的美人”苏丹公主怎样在花园里漫步，怎样在“死般惨白”的喷泉边碰见那个黑奴，怎样开口问黑奴的名字和来历，而黑奴又是怎样回答她的。黑奴用一种厌烦、压抑和质朴的口吻说：“我叫穆罕默德。”然后用一种悲喜交加的声音，好像恸哭一般号叫道：“我的种族是那种一旦相爱就会丧命的阿斯拉族。”

卡佳正在她的卧室里穿衣打扮，以便到车站送他。她从卧室里——从间他在其中度过了多少难忘时光的卧室里——温柔地呼喊他：第一遍铃响前她一定赶到车站。那位亮红色头发的和蔼女人独自坐在那里吸烟，她非常忧伤地望了他一眼，一切早已猜到了。他满脸通红，心颤抖着，吻了下她柔软松弛的手，然后像儿子那样低着头朝向她，而她呢，则怀着一种母亲的深情，吻了几次他的额头，还画了个十字。

“哦，亲爱的，振作起来吧，欢笑吧，”她羞怯地微笑，引用格力鲍耶托夫的话说道，“但愿耶稣保佑您，去吧，去吧……”

6

在寄宿公寓里办完了最后要办的一切手续后，他让一名侍者帮忙，把所有行李搬上一辆歪歪倒倒的出租马车板上，然后爬上行李，笨拙地坐了下来，马车夫驾着车沿街驶去。车一移动，一种类似伤逝的感觉油然而生：生命中的一个篇章从此结束，永远地结束了！而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轻松感，开始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某种新东西。马车行驶时，他平静了些，也振作了些，对周围掠过的景物似乎也换了一副欢愉的心境去看待。终于结束了：再见，莫斯科！再见，在这个城市里所经历的一切！他多少

平静了些，也振作了些，对周围的景物似乎也换了一副新的目光去看待。天空阴沉沉，淅淅沥沥地飘着细雨。胡同里空无一人，鹅卵石又黑又亮，像铁一般。巷里的房屋脏兮兮的，显得忧郁、愁闷。马车夫慢慢悠悠地拉着车，叫人着急，而且他身上的气味迫使米嘉一再转过头去，竭力屏住呼吸。马车驶过了克里姆林宫，又驶过了圣母节大街，然后重新拐进胡同。伴着暮色和雨水，一只乌鸦呱呱地叫着——现在仍然是春天，空气中洋溢着春的气息。马车终于驶进车站，米嘉跟在车夫后边，穿过人头攒动的车站大厅，奔进三号站台，那里已停着开往库尔斯克的一长列笨重的客车。车前嘈杂地围着一大群人指责着，车夫们推着一辆辆行李车咕咕噜噜地朝车厢走去，一路上扯着嗓子让人们让路。米嘉立即分辨出那个“光芒四射的美人”独自站在远处，使人觉得她不但在这人群中，甚至在整个世界中都是那样出众。第一遍铃声已经响过——这回不是卡佳，而是他迟到了。她比他早到，已经在等他，使他感动不已。她急忙冲向前，又以那种妻子或者未婚妻的口吻关切道：“亲爱的，快去找座位。第二遍铃马上就响了！”

第二遍铃声后，她站在站台上，仰起头望着站在三等车门口的米嘉，这使他越发感动了。三等车厢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而且开始散发难闻的臭味，可她身上的一切又是那么迷人，无论是她小而可爱的脸蛋，还是她娇小的身材；无论是她还带有少女稚气的青春活力和女人味，还是她向上抬起的闪亮的双眸；无论是她那顶朴素的、流露着优雅气质的蓝色檐帽，甚至是她那件深灰色的上装——米嘉觉得他似乎已经抚摸到了上装的布料和绸衬，都充满了摄人魂魄的魅力。他自己则瘦骨嶙峋，也不英俊潇洒，身着纽扣已经磨损了的破旧大衣，脚踩旅行时穿的笨重靴子——然而卡佳却依然真挚地用爱慕而忧伤的目光凝望着他。第三遍铃声来得那么突然，声音那么响亮，尖厉地刺痛了米嘉的心房。他像个疯子似的跳上站台，卡佳也同样像个疯子似的惊恐地扑过去。他用面庞紧贴着她戴着手套的小手，然后跳回车厢，狂喜地向她挥舞着帽子，泪水不觉夺眶而出。她用一只手